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枣树里的阳光

徐贵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枣树里的阳光

徐贵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枣树里的阳光 / 徐贵祥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2

(中国专业作家散文典藏文库·徐贵祥卷)

ISBN 978-7-5034-8528-2

I. ①枣…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9020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4 字数: 34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目 录

谈文说艺

比小说精彩的是生活	3
常双群和王双群的故事	7
从“另类”到“一样”	10
让艺术的光芒照亮历史	13
和平年代的战争往事	17
淮河岸边的咏叹	20
淮河无弦万古琴	25
假如我们都是杨靖宇	28
苦难地上写风流	30
捧出一颗透明的心	34
天才的眼睛	36
田野之上有我们的城郭	47
文化的力量	50
文学系的一二三四	54
我们的文学理想	58
小说的说	69
虚构的力量	76

寻找英雄	78
一个女兵半部《仰角》	81
一张旧地图	85
无形之美	88
中关村里的文学部队	90
我们改变了，世界就改变了	95
说对说错皆用心	101
生命的颜色	106
故乡的马上天下	108
让英雄照亮时代	112

记忆之光

奔走于文学内外	121
欢迎师兄莫言	123
回家领奖	127
军艺生活点滴	130
两个女人千年一叹	136
母亲的忐忑	140
让孩子像孩子那样欢笑	154
同裘山山在一起的日子	159
投稿	166
我的老政委	168
文学道路	172
温暖的压力	185
写本好书送给你	188
遥远的星	193
在青川	196
枣树里的阳光	199

南来北往

从安阳出发	209
穷人树	213
我和《安徽日报》	220
河南	222
行走古战场	226
冶炼之路	231
乾坤之湾	237
在李霁野的故乡	242
阳春三月问弋阳	245
穿过硝烟寄乡愁	254
胜负五十四年	258
虚实之间	262

山上山下

丛林往事	275
建设美丽文山	295
当兵当到了天边边	302
老虎灶的故事	305
连队的压岁钱	308
我的老营盘	311
一次让人后悔的“伏击战”	313
战友旧事	315
一言为定	321
目标正前方	326
遍地英雄下夕烟	327

Z 枣树里的阳光
zao shu li de yang guang

冬天里的一把火	338
让理想信念落地生根	342

乡里乡亲

找不到我要感恩的那个人了	351
一片难忘的土地	354
老街沧桑	356
擦一根火柴照亮人生	361
诗意地栖居	365
我的家乡	368

谈文说艺

比小说精彩的是生活

张子雨的长篇小说《黑白布局》即将出版，我很高兴。作为同乡同行，我了解子雨的才气，早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将其纳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作家推出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这个同乡才子了。最近几年，但凡发现张子雨的作品，我都要认真阅读。前不久《小说月报》（原创版）和《中篇小说选刊》《作家文摘》等分别刊载、选载和连载他的中篇小说《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我曾问过一些作家，大家对此反映都不错，可见此人才气灵气。我对朋友们笑说：“看看，本哥们能够写出两本好小说，也不是偶然、碰巧的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霍邱曾为古蓼国之地，东绕淠水，南倚群山，西襟豫地，北负长淮。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哺育出一代又一代鸿文硕士，造就了“文藻之乡”美名。清末有著名文物鉴赏家、收藏家裴伯谦，翰林学士李肖峰。新文化运动时期有革命作家蒋光慈。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王冶秋，更有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这样的“未名社”英杰。八十年代有老作家陶锦源、王余九、苗振亚等。这几年，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在安徽乃至全国文坛崭露头角，如莽汉、陈斌先、穆志强、柳冬妩、李训喜、张烈鹏、张冰等，张子雨名列其中。陈斌先成为签约作家，柳冬妩成为“打工诗人”的代表并获全国性大奖，穆志强作品多次被多家报刊选载，张子雨多部小说被影视改编。特别是2007年，张子雨和陈斌先同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路数来，当真是风生水起，一脉相承。

霍邱也有个作协，其主要职能就是坐在酒桌边协商，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谁最近作品多了，影响大了，谁就当主席。承蒙他们谦让，这个非

正式、松散型的临时机构，至今还是由我虚领“主席”一衔，穆志强、陈斌先、张子雨任副主席，轮流常务。子雨主持工作次数较多，因为喝酒是要买单的，当常务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掏腰包，在这个问题上，子雨责无旁贷，谁让他是大律师呢。在霍邱县作协或曰“坐协”里，有三个人是中国作协会员，一人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我们在一起很坦诚很友善，相互之间对作品的看法直言不讳。不虚伪不虚无，言之凿凿一针见血。我们在外面有了成绩，有了荣誉，感觉良好，但回到霍邱县，气焰立即就收敛了。霍邱县的那些文友，在一起说话直来直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有了成绩大家打你的“土豪”喝你的喜酒，但你要沾沾自喜扬扬得意，他们就会批评你围攻你，你只得老老实实在地夹起“尾巴”。我这些年常回故乡，感到十分受益，为人作文都有了一些长进。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评头论足，争高斗低，谈笑风生，相互寻找“撞击点”。香港《大公报》在一次刊文谈到“未名社”英杰时，特别提到过霍邱作家的“抱团精神”。也正是这种“抱团精神”让霍邱有了一帮作家群。

张子雨本职是律师，做得不错。可他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好客助友，闲暇之余还爱好文学，爱好之极就自己写。2001年才开始发表作品，但出道迟，起点高。我想这得益于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就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4年卷，与我正好间隔十年。这本集子后来又获“安徽省社科类文艺奖”，这是省政府奖，也是安徽最高的文学奖项。长期做律师的他练就性格外向，语言干练，文字极具张力。

做律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接触到的人和事多，很多人或事走进了他的小说。因此他的小说非常好看，有很多被影视剧看中，比如《警花燕子》《说声对不起》等。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也极具蓼城特色，非常口语化。

2005年开始，张子雨开始了长篇小说创作。《黑白布局》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在这部长篇里，张子雨展示出他出色的叙事能力。几条线同时并进，“纷”而不“乱”地讲述着一个团体对另一个团体的战争。“正方”的领军人物自然是市委书记李锋。李锋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物，他正直、敢于和黑恶势力较量，有一腔热血，也有勇有谋。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

景：李锋书记请各大局局长偕夫人赴宴，每位局长要为夫人做一道菜，看哪位夫人能品出自己丈夫做的菜，品出来的有奖。李锋说：“一个对家庭没有责任感，没有下过厨房的人，没有为妻子服务过的人，很难保证在工作上有责任感，有服务意识。”张子雨并没有把李锋写成“高大全”似的人物，在某一个特定时间，他也有过放弃有过退缩。在李锋身上注重体现一个“人”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政治符号。同样，对于“反方”领军人物方俊的写法也很不一般。方俊喜欢学习，喜欢思考，喜欢引经据典，用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来对付政府官员。比如他在省人大座谈会上对民营企业法律地位的思考，让李锋都深感意外。他试图在政治上从“后台”走向“前台”，他是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要培养一大批人为其所用。他在攫取蓼风市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攫取政治资源。他去拜佛，一边在佛像前真诚地忏悔流泪，一边在电话里指挥生杀，凶性毕露。这些描写，无不表现出张子雨在对待人物处理上的匠心。

当然，丁原在小说中也是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引出生离死别，爱恨情仇，让小说十分好看。女警官王彬彬，律师陈红，会计师林珊……每个人都有着鲜明的性格。著名作家鲁彦周说过：“长篇小说要有好看的故事。”我理解好看的故事并不排除对人的刻画，对细节的描写，尤其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精彩描写，这一点小说中有很多，比如老百姓把猪拴在床腿上；杀人犯唱“霸王别姬”；李锋第一次给老主任送酒，滴酒不沾的老主任当面对着瓶流泪喝酒，让李锋从身体到心灵上受到一次极大的震动……这些情节和细节别出心裁，新颖独特。

因为律师职业的缘故，张子雨对公、检、法业务熟悉，因此他能准确地把握各色人物的语言和举止。比如公安和检察相互有配合，有监督，也有摩擦，但都是围绕着法律这根主线。在相互监督和配合之间彰显人物性格，人物定位很准。

合上《黑白布局》的书稿，我为作者内心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而高兴。他没有陷入纷乱嘈杂的喧嚣里，而是冷静地从现实中抽一根根丝，织一段段锦。

后来张子雨又写了长篇《旧城》《贵妃醉酒》等。我认为他应该积淀

积淀了，要多读书多思考，要“生活体验”而不是“体验生活”。

霍邱这个地方为什么出文人？我认为，与这块土地浓郁的连绵不绝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既有历史的承继，也有现实的创新。一个作家应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小说是虚构的，但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我们对于人物的认识，对于生活的理解，离不开家乡文化的熏陶。以家乡为地理文化背景，实际上就是占领了一座精神高地，近水楼台，得天独厚，取之不尽。

风向东的时候，云可能是向北的。生活远比小说精彩。

常双群和王双群的故事

《仰角》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写不下去了，打电话给同学谭荣登，聊当年的“贯山炮校”和我们共同的六班。谭荣登说：“你怎么把王双群忘了呢？王双群的故事是最典型的，酸甜苦辣全都有了。”

一句话提醒了我，是啊，我怎么把王双群给忘了呢？

同王双群分手，分明是在一个初夏的下午，但在我的感觉里却一直萧瑟如深秋。没有太阳，天空昏黄，风卷阵阵黄沙，在枝头上回旋。我们六班的人都来给王双群送行了，靳建辉背着王双群的铺盖卷子，谭荣登背了一个军用背囊，汪正学拎着装鞋子的网兜，我和孙守胜则一左一右地挨着王双群，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就这么心事重重甚至有几分悲壮地往大门口方向走。

像王双群这样的战士，高考仅差四分落榜，投笔从戎后发愤图强，专业训练是全师的尖子，打过仗立过功，按照约定俗成的看法，再往下走，提干当军官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就在我们当兵的第二年底，一道红头文件发下来，今后军官全部来源于院校，从此不再从士兵中直接提干。顿时，我们这些被各级看好的，已经造册备案的“干部苗子”的军官梦就被粉碎了。从军队长远建设意义上讲，这个决策无疑是英明的，但落实到个人身上，则是一次重创。

好在，机遇之门也并没有完全堵死。在院校毕业生到来之前，部队基层一度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上级通知，在现有干部苗子中，保留少量特别优秀者，通过短期培训提拔成军官，成为向知识化和专业化过渡时期的桥梁。培训的条件是，年龄相对放宽，学制相对缩短，但必须参加全军统

考，而且专业技能和指挥素质也有更为苛刻的标准。如此一来，已经从士兵中百里挑一的干部苗子们还要经过一次百里挑一的筛选。最终，有六十多个人一路披荆斩棘，杀出重围，来到了豫西某县城边上一个山坳里。我们怀着狂喜的心情把我们的教导队命名为“贯山炮校”，无比珍惜地开始了向理想境界的攀登。

然而，竞争还在继续，因为不断有小道消息传来，这六十多人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提干，最后可能还要“差额选举”，择优录用。大家于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又难免有些不踏实。

在思想最不稳定的时候，王双群似乎是个例外。王双群个头不高，额头皱纹很深，说话慢条斯理，烟瘾奇大——由于他的成绩特别优秀，队领导和教员对于他抽烟违规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口头禅是：“多大个事啊？”听他那口气，天塌下来仿佛都不是个大事。弹测法是比较复杂的科目，即便是有多年指挥经验的营连指挥员对此也很发怵，我们运算起来就更难免手忙脚乱，但王双群不，王双群的膝盖上放着对数表，一只手夹着铅笔，另一只手还往往夹着一根烟卷，漫不经心地翻几下对数表，划拉几笔，别人还在念念有词地加减乘除，只见他小眼一眯，烟头一扔，射击诸元就出来了，而且准确率常常高得惊人。

我们那时候坚信，全队哪怕只剩下一个提干指标，也非王双群莫属——如果他不出大纰漏的话。不幸的是，他后来还真出了个纰漏。

那已经是毕业前夕的最后冲刺阶段了，首先是在各种考核中淘汰了四个学员。接着就开始政审和体检，全队有三个学员身体不合格，居然就有王双群，他被检查出患了色盲症。知道这个结果，王双群懵了，教员也懵了，全队都懵了。

那几天，我们六班学员的心情真是复杂极了，一方面我们庆幸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大功即将告成，四个兜的干部军服就在前方向我们招手；另一方面，也真诚地为王双群感到难过。

回想当年同王双群话别的细节，印象较深的是他那张小老头一样深沉的脸上挂着的苦笑。他苦笑着说：“多大个事啊！你们放心，大路朝天，我老王还得好好地走。”握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的眼角挂着两颗亮晶

晶的泪滴。其实大家都看见了，但谁也没有说透，倒是他自己捋起袖子揩了揩眼角说，妈的，好大的风，沙子都吹到眼里了。

星移斗转，岁月悠悠。二十年后，从“贯山炮校”出来的，留在军中的已经屈指可数，谭荣登现在是某师副师长，孙守胜在某师当副参谋长，我则供职在解放军出版社。而对早已脱下军装的王双群，印象已经不是很深了。

那天在电话里，我和谭荣登一致认为，像王双群这样在部队出类拔萃的人物，在地方也必然不会干得太差，若从政，他的资历应该在县长上下；若经商，以他的快速反应能力，应该比较发达。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复员回乡之后，一蹶不振，终于被生活压弯了腰，甚至有些穷困。

但是，在我的倾注了大量亲身体验的长篇小说《仰角》里面，我还是满怀良好的愿望，把复员军人常双群（即由现实中的王双群派生出来的人物）塑造成一个敢作敢为、政绩卓著的好县长。

小说出版之后，我还曾经想过，假如有朝一日战友重逢，王双群看到这部作品，不知该作何感想？一个士兵在军营壮志未酬，回到庄稼地里，他能走出如此的康庄大道吗？通常说来，很难。也许他现在就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或者小商小贩之类……毕竟战友情深，我只能让他在我的小说里过一把县长瘾了。

意想不到的，2001年春天我到合肥出差，同学孙守胜给了我一个惊喜，在骆岗机场，我竟然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王双群，还是那副小老头模样，还是那副慢吞吞、胸有成竹的样子，一只手上仍然夹着烟卷。见到我意外的表情，老王眯缝着眼走上前来给了我一拳，说：“多大个事啊，山不转水转，我们还是见面了。”

顺便说一句，今天的王双群虽然没有我在小说《仰角》里虚构的那样出色，可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潦倒。复员之后，他又是一路不动声色，慢吞吞地往前走，先被聘干，然后转干，从一个办事员当到了县里的局长，为官清廉，克己奉公，在当地口碑甚好。